

热贡“六月会”仪式的苦行与牺牲

王万平

(兰炼总校 甘肃兰州 730060)

摘要:六月会是青海省东南部热贡地区的一个民间祭祀仪式,这个仪式保留了许多原始宗教中的苦行,这些苦行是在藏传佛教广泛流行之前,西羌先民的原始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以及现在仍然在这一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吐蕃本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相互“涵化”而形成的,村民通过流血和牺牲等来取悦神灵,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使村庄和村民得到神灵的保护,能够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关系和谐、永葆安宁。这些“暴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史价值。

关键词:热贡 六月会 暴力 牺牲

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9)03-0037-06

本文所谈的苦行,是在宗教祭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暴力”行为,本文所谈的“暴力”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暴力”,而是宗教人类学的一个概念,是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人们对崇拜对象表达虔诚的一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是通过“不受拘束”、“不守规矩”等特征的“出格”行为^[1]展示出来的,但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史特别是宗教史价值,所以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和认真研究。英国人类学家菲奥纳·鲍伊曾经说过:“人类群体普遍为自己的成员提供了暴力的仪式,作为巩固群体忠诚、灌输秘传知识、传授转变经历的一种手段。无论人们谈论的是洛杉矶街头的帮派、美洲印第安人寻求的幻象、新几内亚的成年礼,还是与罗马天主教的香客到爱尔兰岛的德格湖朝圣相关的禁食与禁欲,新成年者都熟悉通过仪式所包含的痛苦经历与强烈情感。”^[2](P209)]尤其在宗教仪式中,苦行、流血、杀戮等方式普遍地存在于各种祭祀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所以,在对宗教仪式考察的过程中,“苦行”和与之相生相伴的“牺牲”永远是重要的话题。

本文以青海省东南部的一个藏语称为“热贡”的地区为对象,试图探讨仪式中“苦行”和“牺牲”的宗教人类学意义。这个地区每年农历六月都要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民间节日,藏语叫做“周卦鲁如”,

译成汉语就是“六月歌舞会”,当地人简称为“六月会”。热贡六月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保留的一些非常原始的祭祀仪式——“开红山”、“插口钎”、“插背钎”和“活羊祭”,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对其人类学方面的分析不够深入。例如,这些仪式是怎样表演的?它们来源于何处?这些仪式蕴含着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些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六月会是热贡地区举行的一个年度性通过仪式,对于其过程和结构笔者有专文分析,这里不再赘言。六月会祭祀的对象是山神,献供方式分为两大类:舞蹈献供和祭品献供。各村献供的舞蹈是不同的,分为“拉什则”(神舞)、“勒什则”(龙舞)、“莫合则”(军舞)三大类;各村献供的祭品也不完全相同,有“煨白桑”和“煨红桑”两大类。“煨白桑”是将松柏枝等植物在煨桑炉中点燃,将糌粑、水果、朵玛、白酒等祭品投入其中焚烧,通过这种方式让神灵享受祭品;“煨红桑”就是用人血、苦行或动物来祭祀。由于热贡地区现在普遍信仰藏传佛教,除了

[收稿日期] 2009-03-07

[作者简介]王万平(1968-)男,回族,甘肃天水人,现为兰炼总校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白桑”是热贡各村共有的祭品外,只有个别村庄还存在“红桑”。以下是笔者考察的具体情况。

苦行献供的第一种方式是当地人称为“开红山”的仪式。这种仪式主要遗存于浪加、保安下庄、苏合日等村庄。笔者在浪加村考察时,目睹了六月会仪式中的拉哇“开红山”过程。在村民如痴似狂地用舞蹈献祭的过程中,拉哇不断地用一个木祖进行占卜。这个木祖是与一个木雕女神像一起被装在桶子里的,桶子里还装着用酒浸泡的粮食颗粒。拉哇在占卜连续几次出现凶兆之后,在村民们的呐喊声中,迅速爬上挂有神像的旗杆,用刀砍破自己的头,血就立即从额头冒出来。拉哇将刀咬在嘴里,瞪着眼睛仰望天空,等到血流满面的时候,他将血涂抹在村庄保护神的神像上。这时众人围在旗杆周围,高声呼喊着,疯狂舞蹈着,场面非常热烈。这种仪式在六月会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由浪加村的两个拉哇分别举行了一次。

另据当地口碑传说,过去拉哇在“神灵附身”以后,还有用舌头舔烧红的烙铁,用刀在嘴里搅动、往自己的肚子上插刀等仪式,但由于过于残忍和危险,这些仪式已经不再举行了,所以笔者只观察到“开红山”的过程。

苦行献供的第二种方式是当地称为“插口钎”“插背钎”的仪式。“插口钎”仪式遗存比较普遍,浪加、年都乎、苏合日、保安下庄等村庄都有此仪式。参加祭祀的村民在舞蹈之前或舞蹈过程中要从腮边插入一根或两根长约15厘米的铁钎,当地人称为“穿口钎”。“插背钎”仪式现在只遗存于年都乎拉卡,舞者在献舞过程中要在背上插4-12根铁钎,不停地跳舞,直到铁钎掉落为止,当地人称为“插背钎”。

笔者在考察中发现,这些村庄虽然都举行“插口钎”仪式,但举行的时间和“口钎”的数量、口钎的粗细长短都不完全相同。例如,浪加村的仪式是在下午村民献舞的过程中举行的。村民们在打麦场跳舞的过程中,拉哇亲自为舞者插上口钎,口钎只有一根,比较粗,长10公分左右。年都乎的仪式是在早晨舞蹈献供之前举行的,地点是村庄高处的神庙里。在此之前,每个参加跳舞的青年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两根口钎,这些口钎长约15公分,一端磨得非常尖锐,另一端还系有一簇红缨。拉哇在神灵附体之后,和助手一起在神像前给舞者插口钎。这些插着口钎的舞者和村民从山上神庙一起回到村中的广场上,献舞结束之后,才能把口钎拔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吃东西,也不能说话。苏合日村的仪式在中午的舞蹈献供中举行,拉哇在神庙门口为舞者插上两根长约15公分的口钎,舞蹈献供结束后才

能取下来。当然,各个村庄的仪式也有相同的地方,譬如插口钎和插背钎的舞者大多都是青年人,还有很多是小孩,他们插上口钎和背钎之后,丝毫没有显示出痛苦,而且插口钎的在过程中争先恐后,非常踊跃;在仪式结束后插铁钎的部位没有流血,也没有严重的伤痕。

笔者也考察了年都乎拉卡的“插背钎”仪式。年都乎拉卡的村庙很小,插背钎的人也不多。在早晨的舞蹈献供过程中,一些年轻人脱去上衣,拉哇在其背部插上背钎,之后这些舞者跳起更加狂野的舞蹈,直到铁钎掉落为止。笔者在其他村庄没有发现这种仪式,据当地人讲,“插背钎”仪式只有这个村庄举行。

牺牲献供主要是当地称为“活羊祭”的仪式,这个仪式是用杀羊来祭祀。

笔者在考察中发现,用活羊来祭祀只存于浪加村。浪加有七个自然村,六月会由每个村子主办一年。早晨,主办的村子杀羊,将羊的头、四蹄、心脏在神庙中焚烧,其余部分由村民分而食之。而其他村子的活羊祭祀已经改变了形式,霍日加村是从市场上直接买来一只屠宰的羊,放在供桌上作为供品;郭麻日村是将献供的羊牵入神庙,经法师诵经,将一桶凉水泼在羊头上,羊浑身打战,表明神灵已享用了这一祭品,然后将羊放生,任其自生自灭,在苏合日村,村民用面粉、酥油和彩色颜料塑4只与真羊同样大的山羊,代表4个远古的部落,在节日结束的时候将其放在桑堆上焚烧,作为对神灵的献供。

据村民说,现在不举行活羊祭,主要是当地隆务寺的活佛禁止六月会中举行这种仪式。热贡地区现在的主流文化是藏族文化,主流的宗教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不杀生,所以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中,是严格禁止血祭的。但热贡六月会祭祀仪式,不同于藏传佛教,其中保留的“暴力”仪式,都在藏传佛教的禁止范围之内。

在考察中笔者发现,有些村庄已经完全取消,如四合吉、吾屯,有些村庄“暴力”保留得很少,如年都乎、苏合日、保安下庄,有的村庄“暴力”仪式保留得比较多,如浪加。出现这种情况的是与村庄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程度有关。四合吉、吾屯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地区,这些村庄有影响很大信徒众多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隆务寺和吾屯上、下寺,所以取消了这些“暴力”仪式。而浪加位于藏传佛教影响的边缘地区,村中只有一个宁玛派的“拉康”(佛堂),所以暴力仪式保留得比较多,相对来说也更原始一些。其他的村子介于这两者之间,暴力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二

对于这些仪式的起源,许多学者认为,这是藏传佛教成为主流宗教之前曾经影响这一地区的原始宗教,用人血、苦行、牺牲等祭祀的仪式在现代的遗存。但是到底是哪种原始宗教,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这是藏族原始本教的遗存,有人认为这是北方游牧民族萨满教的遗存,还有人认为这是西羌原始信仰的遗存。那么,这些仪式到底是哪种原始宗教的遗存呢?这需要我们到热贡地区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热贡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地,也是一片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的土地。“中国地域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文明区,即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区,以北方草原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游牧文明区和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西藏文明区。”^③热贡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北方草原的交接地带,黄河文明和雪域文明、草原文明在这里相遇,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交会碰撞,这里是东出河州、天水,北上祁连、敦煌,南下阿坝、康定,西进玉树、拉萨的必经之地,是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藏传佛教从唐代开始向这里传播,但成为主流宗教是明清时期的事。由此往前,这里是依次是藏族本教、吐谷浑萨满教和西羌原始崇拜主要流行的地区,那么这几种宗教中到底哪种宗教具有“六月会”中的原始做法呢?或者说到底哪种宗教是六月会原始做法的源头呢?

在藏传佛教成为主流宗教之前,这里主要的宗教是本教。公元7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日渐强大,向东扩张,消灭了吐谷浑政权,与大唐形成对峙局面。唐王朝采取怀柔政策,将这里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赐予吐蕃,吐蕃士卒和吐蕃文化以不可抵挡之势进入这一地区,热贡地区吐蕃化的时代开始,两宋时期,政府虽然在这里设置积石军,管理贵德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但风雨飘摇中的宋王朝自身难保,无力守边,这里实际上是吐蕃后裔唃廝囉政权的势力范围。

公元7世纪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后,吐蕃统治者兴“佛”灭“本”。为了保存实力,一部分本教徒被迫从卫藏向边远地区流散,其中大多数人逃亡到安多地区,继续信仰并传播本教。与此同时,在吐蕃的征发戍边的士兵中,不少人信仰传统的本教。因此本教在包括热贡在内的安多藏区迅速传播开来,一直到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成为主流宗教之前,本教一直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教的祭祀仪式,主要由煨桑、血祭和祈神舞

蹈等三种形式组成。其血祭包括活人、人血和动物等祭品。本教经典《钥匙》中记载了一个叫赤香的小邦王子,因为得了不治之症,为了给他治病,巫师将其侍从赤树杀死作为赎身供奉鬼神,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用人牲来血祭例子。在《格萨尔王·霍岭大战》中,格萨尔征服了霍尔部落,将其首领白帐王俘获后,“用那把威镇三界的白把水晶刀,第一刀先割下白帐王的腿肚子,把它塞进白帐王的嘴里,使他叫不出声音来,第二刀才砍下白帐王的头颅,命人将其悬挂在原先曾被白帐王悬挂贾查霞尔尔头颅的地方,第三刀挖出白帐王的心肝,把心用来祭祀岭国的众山神,把肝拿来祭祀岭部落战死的诸英雄。”霍尔白帐王其实就成为大红祭中的作为祭品的“人牲”。《旧唐书·吐蕃传》中有明确记载:“其赞普之死,以人殉葬。”《通典》亦称:“又有亲信人,作刀当脑缝锯,亦有将四尺木大如指,刺两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这些汉文史籍材料也证明吐蕃早期本教存在用人牲来祭祀的仪式。

用动物来祭祀在本教中是非常普遍的。早期原始本教十分重视祭祀,有用上千动物做祭祀时的牺牲。象雄是本教的发源地,近年来在象雄故地阿里日土发现了很多岩画,其中任姆栋一组一号展示了杀牲献祭的宏大场面,作为献祭用的祭品有一百二十五只羊头和十只估计是盛血的陶罐,这表明早期本教是用动物和血液向超自然力量表达其虔诚的信念,表示其敬畏、感恩和祈求。汉文史籍《旧唐书·吐蕃传》提到:“(赞普)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这也足以证明本教祭祀中牺牲的存在。

以上材料证明,在本教祭祀活动中,活人、动物以及他们的血液作为祭品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热贡地区作为本教曾经流行的地区,现在仍然保留了这些祭祀的形式,是完全具有历史渊源的。

上溯到魏晋时期,世居辽东的鲜卑族慕容部吐谷浑政权曾把统治的触角伸向这一地区,持续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统治。吐谷浑人原为辽东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于公元3世纪末由首领吐谷浑带领,从世居的白山黑水间迁出,在阴山一带短暂停留后,过河套、渡黄河、越陇山,公元4世纪初到达河州,并以此为据点,迅速占领了今青海大部 and 甘肃南部、四川的西北部,热贡地区成为吐谷浑最早占领的地区。

吐谷浑人主要信仰的是萨满教。萨满教主要崇拜天神、山神、畜牧神和生育神,祭祀形式主要为白祭和红祭。白祭以奶制品、酒为祭品,红祭以人牲、人血以及动物等为祭品。据《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首领吐延为羌酋姜聪刺死后,其子叶延志在

复仇,“每旦缚草为姜聪之像,哭而射之,中之则号泣,不中则嗔目大呼”。这一行为,其实是模拟了将姜聪作为人牲来祭祀的仪式。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鲜卑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现代北方游牧民族在祭祀腾格里(天)时,祭品也分为红白两种,白祭主要用酒和奶制品,红祭多用整羊或者羊心脏,其萨满在表演火神附体仪式时带领大家钻火圈,攻火阵,吞下火炭,用舌头舔烧红的铁刀都安然无恙,^{[4](P234)}这些我们都可以六月会中发现蛛丝马迹。现代土族被认为是吐谷浑的后裔,土族祭祀仪式“纳顿”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跳法拉”。法拉(神汉)跳神时,手持钢制古戟,两腮插上两把长20公分、宽1公分的两支刀钎,绕场蹦跳作舞。这些仪式和热贡六月会的“开红山”、“插口钎”仪式非常相似。

由历史文献和田野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热贡六月会和萨满教的祭祀仪式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在祭品的选择、祭祀的仪式特别是其中所表现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萨满教的祭祀仪式应该是热贡六月会的另一个源头。

由魏晋南北朝继续上溯,热贡地区在先秦时代是羌族的游牧地区。战国时期,羌人首领无弋爰剑被秦国掠为奴隶,后亡入三河间,给当地羌人传授了他在秦国学到的生产技术,河曲羌人经济因此而得到发展。后来“其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后汉书·西羌传》)。到了汉代,这里又成为羌汉两族必争之地,战火不断,狼烟四起,烧当羌联合诸羌以这里为据点,多次发动针对东汉王朝的战争。一直到吐谷浑占领之前,这里的主要居民是西羌族群的一些部落。

羌族的原始宗教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羌族的宗教活动中,以祭天为最常见。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所信教,亦间有可考者。宕昌、党项皆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其祭祀祖先也主要以动物为祭品,在祭祀死者时“死家杀牛,亲族以猪酒相遗,共饮啖而瘞之。死后十年,方始大葬。必集亲属,杀马动至数十匹。立木为祖父神而事之”。(《后汉书·西羌传》)现代生活在岷江上游的羌族普遍被认为是西羌族群的后裔,其主要祭祀活动叫祭天会。在举行时,“会首备一至三头黑色公羊、一至三只红色公鸡作牺牲,在祭祀过程中,释比诵祷词,祈求天神、山神保佑羌人人畜两旺,风调雨顺。然后将几粒青稞粒丢入羊耳中,并对羊淋水,羊抖水则表示神已领受。随即宰羊,或杀鸡或放鸡归山,以鲜红的热血淋在石塔顶的白石上,羊肉煮熟分食于众

人。”^[5]另外有人在考察时发现,释比在祭山活动时要举行“铁钎穿腮”的仪式;在驱邪送鬼活动中,释比主要采用踩钎头、坐红锅、翻刀山等形式达到治疗目的。在释比的徒弟的“盖卦”(毕业考试)仪式上,“学徒须以一刀自右颊插于口中,刀刃直透上下牙齿之间,然后再以一针插入左颊,针头悬一杉木小旗……至仪式结束,如应试者能滴血不流毫发无伤,则成功通过。”^[6]这个仪式和六月会中的插口钎仪式非常相似。

从这些材料可以找到热贡六月会更加古老的源头——西羌先民的原始信仰。因为在他们的祭祀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热贡六月会仪式中所有的暴力仪式。

通过考察热贡地区的历史上存在的原始宗教,可以发现,热贡六月会受到了吐蕃原始本教、北方游牧民族萨满教和西羌先民的原始信仰的影响。这些影响是逐层累积的:先是西羌先民的原始本教,其中的祭祀仪式已经出现了人血、苦行和动物,形成了这一地区宗教祭祀仪式的内核。而后吐谷浑人来到这里,找到了与其萨满教仪式相似的东西,于是在鲜卑化的过程中保留了这些仪式。再后来吐蕃人带来的原始本教也找到了这些共同的元素,于是再次把它们整合到自己的祭祀仪式之中。直到藏传佛教统治这一地区之后,这些仪式由于其血腥和残忍被逐渐被排除出藏传佛教的祭祀仪式。但由于其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影响,于是在六月会这个民间祭祀仪式中继续存在,虽然这时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说,在同一文化中,其实存在着许多不同文化的要素,任何文化都是由多种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涵化而成的。

三

任何仪式都是一种社会表演,这些表演都昭示着一定的意义,六月会中的苦行仪式也是这样。

对于六月会上拉哇开红山,当地人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拉哇这样做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让保护神使出更多的法力,更好地保护村庄,防止邪恶的神灵的侵犯;另一种说法是:附身在拉哇身上的保护神,通过砍破拉哇的脑袋这种残忍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对降灾于村庄的行为的愤怒和自己保护村庄决心,对侵犯村庄的邪恶神灵起威慑作用。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正确呢?法国学者吉拉德在《暴力与神圣》一书中曾经研究过仪式中的暴力。他发现“在许多仪式中,献祭的行为呈现出两个对立的方面:有时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义务而不顾冒着死亡的危险,有时却冒着同样严重的危险进行犯

罪活动。”^{[2](P204)}在六月会的献祭行为中,拉哇冒着生命危险砍破自己的脑袋,既是为了保护村庄的神圣义务,同时也是附身于拉哇的神灵所进行的犯罪活动。所以我们认为村民的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

如果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拉哇的血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祭祀者用鲜血来祭祀神灵,是一种原始社会就存在的祭祀形式。山顶洞在人骨周围散布着红色的赤铁矿粉末,来表达对死者的祭祀,这红色显然与血液有关。我国各地遗存的原始岩画,普遍存在用红色涂染的痕迹,这是原始人用红色来代表人血的观念在原始艺术中的反映。“在古代仪式中的确存在着人祭,从最初的人祭到后来的动物‘牺牲’,血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因素,在祭祀神灵尤其是亡灵的仪式中,血祭与杀生都是极为普遍的。”^[3]“在祭祀仪式中,这一行为被赋予了神圣的性质,这正是因为血液和生命本身都代表了生命。”^[4]原始人类通过这种代表生命的血液,表达对神灵的虔诚,其隐喻的意义是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灵,它与用人牲祭祀有着同样的作用。如佉族在近代仍有猎人头作祭品的习俗,而猎头的目的在于获得人血。他们把人血掺上灰烬和谷种播进地里,认为这样能促进谷物的生长。

那么舞者的苦行——插口钎和插背钎又该如何解释呢?当地村民认为,在祭祀神灵的过程中,如果插上口钎和背钎,神灵就会更加喜悦,就会更好地保护村庄与村民,同时也是对自己曾经说话不当而冒犯神灵的忏悔,这样做能够让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宗教人类学的理论认为,祭祀者通过苦行,拉近了自己与神灵的距离,沟通了自己与神灵的感情,密切了自己与神灵的关系。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行为,争取着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正如学者彭兆荣所说:“暴力在有些学者眼里被视为‘出格’(Out of order)行为。然而,这些‘出格’行为也分享着某一个社会‘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荣誉性语码’(a shared code of honor)而受到应有的尊敬。”^[1]此外,我们还看到,在仪式中插口钎和背钎的大多是青少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成年礼的仪式的遗存。热贡地区有专门的成年礼仪式,但这些仪式都已经更多地关注成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原来向神灵献祭的仪式已经失传。但在村庄的六月会中,这种献祭以苦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成年礼中,恐惧的祈祷是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以接受能力最强的和最易伤害的程度,将意义铭刻在人的身体上和思想里。”^{[2](P175)}插口钎和插背钎就是这种对青少年来说让人恐惧的祈祷方式,青少年通过这些方式承受苦难,磨炼意志,展示坚强,从而达到让人们承认其已经成为

社会中的一员的目的。

六月会中的苦行还与牺牲相生相伴。牺牲具体表现为杀羊献供。虽然现在热贡六月会中的杀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不管怎么遮掩,其通过作为牺牲的象征意义仍然存在。那么,这些牺牲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地人的解释是:牺牲是献给神灵的供品,神灵享用了这些牺牲,法力就会增强,就能更好地保护村庄。这个解释就如人类学家里奇的所认为的那样:“牺牲的赠奉是提供一种礼物予神,以祈求、期待神的回报、回赠。换言之,祭奉牺牲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交换方式。”^{[8](P278)}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些作为牺牲的动物其实是一种替身,在人无法把自己的生命或血液献给神灵的时候,用牛、羊或其他动物来代替自己,献供这些动物,就是就象征着杀死自己来献祭。

此外,牺牲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村庄的人通过祭神的行为,来为自己享用美食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借口。浪加人把羊的头、四蹄、心脏在火中焚烧献给神灵,而其余部分他们分而食之。在当前生活富裕的情况下,吃羊肉要找借口似乎没有必要,但在以前的困难时期,确实是一个改善生活的很好办法,其实达到了双重的目的:神灵精神满足,而村民口腹满足。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考察努尔人的献祭仪式时也发现这种情况:“努尔人通过他的牛来与鬼魂或神灵建立联系……努尔人与死者和神灵进行交流的另外一种途径便是献祭,如果没有公牛或公羊来献祭,努尔人的典礼仪式便不完整了。”^[9]“当人们想要美餐一顿时,他们总会有足够的借口来找出一个献祭的节日。在葬礼中,努尔人用有繁殖力的奶牛来献祭。在献祭时,大多数人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宗教特征,而是献祭典礼的节庆本身。”^{[9](P33)}因此,六月会的“牺牲”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以非常神圣、虔诚的方式,即以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和神圣的物品为祭品奉献给神灵;另一方面,它掩饰了自己为满足口腹之欲而进行的血淋淋的暴力,并使这种残酷的暴力行为得到文化意义上宽恕。

总之,热贡六月会是一个民间祭祀仪式,这个仪式保留了许多已经退出热贡历史舞台的原始宗教的做法,这些做法是在藏传佛教广泛流行之前,西藏先民的原始信仰、吐谷浑的萨满教以及现在仍然在这一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吐蕃本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相互“涵化”而形成的,只是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而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仍然能找到他们的意义。通过人血、苦行和牺牲等行为来取悦神灵,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使村庄和

村民得到神灵的保护,能够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关系和谐、永葆安宁。研究六月会的这些原始做法,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热贡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更加深刻地理解热贡人民追求吉祥和平的美好愿望。

[注 释]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先巴《热贡“六月会”的宗教学研究》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薛艺兵《青海同仁六月会祭神乐舞的结构与意义》载《艺术探索》2003年第1期;甘措《热贡鲁若风俗之历史分析及其他》载《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9期;珊瑚《热贡鲁若中“玛泽”与藏族历史的渊源关系》载《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彭兆荣.仪式中的暴力与牺牲[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 [2]菲奥纳·鲍伊著,金泽,何其敏译.宗教人类学导论[M].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3]石硕.蒙古在联结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用[J].西藏研究,1993(4).
- [4]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周毓华.羌族原始宗教中的“释比”[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4).
- [6]余耀明.羌族释比的神性天空[J].民族论坛,2007(5).
- [7]汪晓云.仪式及其象征的发生学研究:以酒神祭祀仪式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6(4).
- [8]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9]埃文斯·普里查德著,褚建芳等译.努尔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审稿 孙 林]

[校对 梁成秀]

=====

(上接 15 页)

节差,产品价格有优势,没有工业污染,是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好地方;土地、水利、光照资源丰富,发展农牧特色种植业、养殖业潜力大,市场前景好。做大做强农牧特色优势产业,必须加强品牌建设。一要抓紧做好商标注册工作,防止他人抢注,影响西藏自治区农牧特色产业发展。二要注册农牧特色产品原产地标识,保护西藏产品优势,为做大做强创造条件。三要制定和完善农牧特色产品生产标准,统一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

[注 释]

本文中西藏农牧特色产业是指依托西藏特殊自然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地理环境而形成的一系列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农牧业生物种群以及与此相关的加工工业的统称。西藏农牧特色产业不是由某一种生物资源或者几种生物资源构成的,而是由众多的生物种群资源构成的种群族以及与之有关的加工工业。由于西藏和平解放是在1951年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时间上存在2年的出入,笔者认为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不影响本文基本观点。

[参考文献]

- [1]毛娜.数字鼓舞人心——新年新气象.2009年西藏经济发展展望[N].西藏日报,2009-01-16.
- [2]向巴平措.如何走好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

[EB/OL].新华网,2008年03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3/11/content_7763724.htm.

[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EB/OL].http://www.chinatibetnews.com/zhengfuzaxian/2008-10/19/content_163433.htm.

[4]本报评论员.大力推进一产上水平[E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08年10月31日。http://www.chinatibetnews.com/pinglun/2008-10/31/content_167962.htm.

[5]尹丹丹.中国确定今后五年农业援藏重点[EB/OL].中国新闻网,2008年04月09日。http://www.chinatibetnews.com/yuanzang/yzdongtai/2008-04/09/content_81635.htm.

[6]巴桑次仁.西藏农牧业和农牧区基础条件明显改善[E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08年12月03日。http://www.tibetdaily.net/xizang/caijing/2008-12/03/content_177904.htm.

[7]王攀.西藏实施农牧业五大科技行动[E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08年01月04日。http://www.chinatibetnews.com/keji/2008-01/04/content_72842.htm.

[8]西藏科技事业发展进入全新阶段[E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08年02月28日。http://chinatibetnews.com/keji/2008-02/28/content_78148.htm.

[9]青藏铁路通车对西藏农牧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EB/OL].中国西藏新闻网,2007年07月05日。http://www.chinatibetnews.com/zhuant/2007-07/05/content_64812.htm.

[审稿 陈爱东]

[校对 梁成秀]

On Reasons and Measures of Successive Central Governments' Management over Living Buddha's Reincarnation

Fu Zhi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Living Buddha's reincarnation is an unique religious inheriting system created by Tibetan Buddhism. It originated from Kar-ma-pa in 1283 and has lasted till now.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asons and measures of successive central governments' management over living Buddha's reincarnation, through which Tibetan Buddhism's healthy development is promoted, as well as the stability of Tibetan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unity.

Key Words: successive central government;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 management; measure

On Establishment of Xingduwuwei System in Tibetan Area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ang Jian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082)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aizu and Chengzu carried on the Xingduwuwei system in Tibetan areas and conducted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system in Tibetan areas proves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Key Words: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ibetan area; Xingduwuwei system; function

The Ascetic Practices and Sacrifice of the June Festival in Rebgong

Wang Wanping

(Lanzhou Refinery Self-Established School, Lanzhou, Gansu, 730060)

Abstract: The June Festival is a folk ritual of sacrifice of Rebgong which is situated in southeast of Qinghai province. This ritual reserves various ascetic practices of primitive religions. It was originated from primitive belief of Xiqiang and it was accultured by Benism of Tibetan and shamanism of Tuyuhun. The purpose of those ascetic practices is to please gods and to express faith through human blood, villagers' penance and sacrifice, they hope gods bless them, their village, their crops and their livestock.

Key Words: rebgong; June Festival; ascetic practices; sacrifice